

苏联小品文集

# 文明的教育

阿·别夫兹涅尔等作



★ 東 田 版 社

# 文 明 的 教 育

(苏联小品文集第二辑)

阿·别夫兹涅尔等作

王 果 爱 等 译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 北京出版社出版

## · 苏联小品文集 ·

- 一朵空花 (第一輯) ..... 斯·那林亞尼等作
- 文明的教育 (第二輯) ..... 阿·別夫茲涅尔等作
- 烏姆雅金厂長 (第三輯) ..... 德·薩斯拉夫斯基等作
- 演說家的懺悔 (第四輯) ..... 格·雷克林等作
- 別徒霍夫外傳 (第五輯) ..... 弗·德霍維奇內作  
莫·斯洛波德斯科伊
- 新年巧遇 (第六輯) ..... 瓦·卡尔波芙斯卡婭等作
- 公文的崇拜者 (第七輯) ..... 尤·夏普富根等作
- 家丑不可外揚 (第八輯) ..... 瓦·卡尔波芙斯卡婭作
- 幸运的妻子 (第九輯) ..... 阿·阿列克辛等作
- 兒子和爸爸 (第十輯) ..... 多·托哈契等作
- 家庭的秘密 (第十一輯) ..... 伊·郭列洛夫作  
阿·华西里也夫

## 目 录

|                   |              |
|-------------------|--------------|
| 一封送错了的信 .....     | 斯·那林亞尼 (1)   |
| 他这样说：“不愿意！” ..... | 斯·那林亞尼 (11)  |
| 終身的理想 .....       | 斯·那林亞尼 (16)  |
| 如此爱情 .....        | 斯·那林亞尼 (21)  |
| 現在柳达在哪里？ .....    | 維·烏林 (26)    |
| 这是私生活嗎？ .....     | 馬尔古諾夫 (33)   |
| 舞会开得很成功 .....     | 列·連奇 (39)    |
| 困难的艺术 .....       | 恩·巴日諾夫 (44)  |
| 嬌生慣养 .....        | 拉·費道洛娃 (51)  |
| 文明的教育 .....       | 阿·別夫茲涅尔 (58) |
| “教导有方” .....      | 保·塔拉先珂 (63)  |
| 敗中取胜 .....        | 斯·特洛菲莫娃 (68) |
| 什么是“好”？ .....     | 雅·德姆斯科伊 (74) |
| 簡單的考試 .....       | 列·連奇 (80)    |

# 一封送錯了的信

斯·那林亞尼

从塔干罗格寄到莫斯科一封信，收信人写的是弗·克·茹科娃。按照信封上开列的地址，这封信应该送到“維木爱”居住区，但是邮局却錯送到了莫斯科的另一个地方——“維爱木”居住区。在这个居住区里也住着一个弗·克·茹科娃，但并非那一个，而是另外一个。她也和邮遞員一样并没有注意地址写的是“維木爱”还是“維爱木”。这位姑娘拆开信，讀下去，臉上的表情發生了变化。起初只是惊奇，之后疑虑代替了惊奇，最后这位姑娘憤怒地把信扔到桌子上。虽然信并不是写给她的，写这封信的人与她也毫不相干，但是这位姑娘却决心把这个人斥責一頓。于是，她就拿起笔。但是在最后一分鐘她又改变了主意，沒有把信写给这个人，而把信寄給了我們的編輯部。

这位姑娘写道：“你們应当注意一个塔干罗格大学生生活的描写。讀完了这段描写，我看到了这样多的卑鄙庸俗、自私自利和下流無耻，以致于我不好意思把这封信轉寄給它的收信人。我們，即我和我的女同學們，決定請求你們讀一遍錯送給我的这封信，如果可能的話，請把它發表出来，以便教訓教訓那些在生活中把个人打算和个人利益放得高于一切的青年人。”

這張小条子和从塔干罗格来的这封信一并裝在一个信封里。塔干罗格来的这封信是用四張从一般的練習簿上撕下来的紙写成的。信中涉及到了許多問題：學習、友誼、兒子的

孝順、愛情。但是，非常奇怪，無論寫這封信的人說到什麼，無論他怎樣詞藻華麗地描寫他內心的微妙感受，他的全部漂亮論斷都必定歸結到這一點上：價值多少？

我親愛的、至親至愛的媽媽：

你的信我收到了。我是多么高興啊！我就像看到了你，我年邁了的媽媽，在夜晚的燈光下低著頭寫這幾行使我感到十分親切的字，於是，我的眼眶上涌出了熱淚。我也十分喜歡那件毛衣料，雖然皮上衣（最好是羚羊皮的，帶拉鏈）更為理想……在另一個地方這樣寫道：

可憐的、可憐的拉姬伯母。孤單一人，又患疾病！我想像得出她現在是何等困難！在這兩天我一定設法去看望她一次（堆積了很多髒的內衣；順便也請她補點襪褲之類）……

隔五行我們又讀到了這樣的一段：

目前，正如從前在中學時代一樣，我非常喜愛無線電。噢，黃金般的、一去不返的童年時光啊！請快寄給我幾個電解質電容器，我想給一個重要的人（第十一號商店經理）修理一下無線電收音機，這是個對我非常有用的。人。

翻過來這一頁，繼續寫的也是同一類的東西：

關於學習你可不必擔心，我想而且也一定能夠一箭雙雕：將來作電機師和內燃發動機機師。在將來，這假若不能使我得双薪的話，那麼一定也能使我得到一個半人的薪水。

甚至愛情對他來說也不是愛情，而是一種奸計。

我下定了決心在秋天結婚。正在找一個合適的對象（噢，現在有一件拉鏈羚羊皮的上衣是多麼適時啊！）我曾經在電車上認識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拉里莎。我甚至因為她而放棄和齊娜一塊游玩，因為她，拉里莎，在各方面都是一個理想的對象（她是技術學校畢業生，兩腿綫條分明，兩眼淺藍，物質基礎也很好）。但是，我非常不幸：拉里莎病了，在我們相識後一個半月就離開了人間。我的一切計劃都完蛋了，我的一切希望都破產了。拉里

莎的死——这就是說我白白地浪費了一个半月的時間。我又开始去跳舞，盼望着能够再認識一个。但是，連一个合适的人也沒有，于是我又去找齐娜，她是这样的活潑、可愛。她要我和她一起去咖啡店。我們拐了进去，我喝了八大杯啤酒，錢由她付。嗯，一切十分順利。我开始和她一起消磨时光。当我手头不方便的时候，我就給她个暗示，那么她就悄悄地把二十五个至三十个盧布塞进我的口袋。我表面上不肯接受，但最后还是收下了。要是她富裕些的話，当然我会要得更多些。但是，她在—一个工厂里当秘書，薪水是比較少的，而我是有良心的，我不願把她最后的几文一起撈来。不过，她仍不失为一个十分可愛和美妙可亲的人兒！但是，我亲爱的媽媽，你不要担心，我一找到比較合适的对象，我就立刻和齐娜断絕关系。

在这封信中一切都是卑鄙無耻的，尤其卑鄙無耻的是：这封信是写給母亲的。弗·克·茹科娃的兒子的行动只遵循一个准則：既然对我有利，那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在自己的这封信中計劃要使正在爱着他的那个姑娘不仅付啤酒錢，而且还付烟錢、电影票錢和戏票錢，以便他每天能节省几个盧布，几个戈比。

假若兒子以捐客的口吻向母亲叙述他心灵最深处东西，那么在这兒，母亲本身的过錯也是很大的。这就是說，他沒有把兒子教养好。我想見一見这个兒子，了解一下他是个什么样子。

“嗯，有什么呢，你就去吧，去看一看。”編輯部的同志們說。

我迅速地准备了一下，由于匆忙，忘記了携帶放在編輯部桌上的写着寄件人地址的信封。“大学生茹科夫”——这就是我从信中知道的一切。但是，这个大学生在哪里學習？住在哪一条街？

“塔干罗格不大，一定能找到。”我想。

现实对我关于該城的过时的概念是一个極大的嘲笑。最近三十年来塔干罗格大大地發展了。在这个城市里有九所技术学校和兩所大学。

“茹科夫？”农业机械学院的党委書記問道，“怎么的？有呀。是个一年級的学生。在最近一期的牆报上我們写了一篇專文介紹他。”

“竟能如此？”

“怎么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

“非常好的？”

“体育健將，學習成績优秀，参加社会活动积极……”

“这就是說不是那个茹科夫。”

“怎么不是那个？”

我感到难以措辞。

“你看，我們收到了一封信，其中暴露了大学生茹科夫的不道德行为。信在这里，讀一下吧。”

党委書記讀完了信，說道：

“这确实不是那个。我以脑袋为我們的茹科夫担保。”

“那么，那个究竟可能在哪儿學習呢？”

“不知道，也可能在我們附近的学校里。”党委書記說，接着就把我送到輪船机械技术学校。

但是，輪船机械技术学校也說：“不是那个。”于是，我就到机械技术学校。为了追寻写这封信的人，我几乎跑遍了塔干罗格的全部技术学校和大学，而且几乎每一个学校里都有一个或者两个茹科夫。这里的茹科夫，有好的、出众的和一般的；有學習优秀的，有中等的，甚至还有兩門課程——数学和文学不及格的。但是，就是这个課程不及格的人也有人



代為申述理由。

“在我們當中，他是健康狀況不大好的，”教導主任說道，“常常生病。我和共青團小組長擔保，在五月份他一定能補考好。這是一個非常誠懇的人。”

跑遍全部技術學校和專科學校，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走遍了全城，于是我再一次親眼看到塔干羅格發展的情形。我走遍了大街小巷，但還是毫無結果。我發脾氣了，但這只不過是為了安慰安慰我累得發酸的双腿，而在內心我是非常高興的。使我高興的是：在我所到的一切地方，讀了這封信的一切人都像商量好了似的說道：

“這不是我們的。我們為自己的茹科夫擔保。”

大家都相信你，你的同志和你的教師都能大胆而直率地為你申辯，生活得這樣是很好的。我非常高興地意識到：在我們青年中下流和可恥的人是如此微乎其微，就仿佛儘管已經發現了一個卑鄙之徒的足跡，但我找了兩天兩夜卻還沒有找到這個人。是否真有這個人呢？我開始覺得，我尋找的茹科夫是虛構的，這封信也是虛構的，在我們當中這樣的人是根本沒有的。但是，真可嘆！這樣的人究竟還是有。共青團市委會的同志們讀了信以後說道：

“這個小伙子是不是那個共青團列寧區委會沒有吸收的那個？”

“為什麼沒有吸收？”

“因為他太滑頭。”

接着他們向我解釋道：茹科夫一直住在沙赫提城，但是並沒有想入團，而一到塔干羅格，卻馬上提出了申請書。這樣突如其來地提出申請就是我也感到是可疑的，于是我就到列昂尼德·茹科夫學習的農業機械化工作者學校去了。

我走进了干部科，我和同学们、校长、教师进行交谈，于是在我面前就鲜明地、清楚地出现了写这封信的人的形象。我一共遇到了十个茹科夫，但连一个人也不愿加以担保的这却是第一个。不错，共青团小组长拉克齐昂诺夫起初也曾为他申辩了几句。这位共青团小组长，由于年轻，误认为在一个学生生活中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分数。分数好，这就是说，学生本身也是好的。拉克齐昂诺夫不分析一个人的行为，不仔细观察他是怎样对待生活，怎样对待同志的。拉克齐昂诺夫对我的全部论据只是说：

“不过，要知道茹科夫是成绩优秀的呀！”

“你能不能让我和这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认识一下呢？”我问拉克齐昂诺夫，接着我就和他一同到教室和实习工厂去找茹科夫。

最后，在一间屋子里，一个身材匀称、肩幅宽大的小伙子迎着我们站了起来。他的面孔很漂亮，两只眼睛又大又亮。

“茹科夫。”共青团小组长在给我介绍时说。

他在提这个名字的时候用的是这样一种声调，就仿佛他想问问我：“难道能够怀疑这样一个双目明亮的人有什么卑劣的行为吗？”

我看着茹科夫的两只明亮的眼睛，不知道从何谈起。要告诉一个人说他是卑鄙之徒，这确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还是必须开口。

“我们编辑部收到了一封信。”我说道。

“与我有关？”

“是的。责备你欺骗姑娘、同志、学校……”于是，我把信中所写的一切重述了一遍，只是没有提写这封信的人的名字。

“这是诽谤，”茹科夫說道，“团小組長可以为我作証……”

“我已經說过了。”团小組長証实說。

“上天賦与人的秉性各有不同，”茹科夫說道，“賦与某些人的是金錢，賦与另一些人的則是才能。而我的資本是誠实，我保护它就像保护我的眼珠一样。”

茹科夫一直說了五分鐘，說他如何关心同学，如何热爱母亲和如何鍾爱他那年輕的、可爱的女友。“我想，你是会允許我不提她的名字的吧？”他請求道。

于是团小組長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直到現在还相信这一套深情厚爱是真的。大概，要是我口袋里沒有这封揭發信，我也是不能不相信的。不过，我还是沒有立刻把信拿出来，只是用下面的問題打断了茹科夫流暢圓滑的談話。

“那封信中說，你正在寻找一个‘物質基础好’的对象。这是真的嗎？”

“謊話！”

“……还說你要使姑娘們担负你的一部分支出。”

“这个坏蛋的名字叫什么？”茹科夫裝腔作势地叫道，“我一定要当着大家打他的嘴巴！”

“名字叫什么？請看吧。”我一边說着一边把茹科夫的信遞給他本人。

茹科夫看了看第一頁，他認出了自己的笔迹，于是滿臉通紅。他明亮的眼睛立即現出陰暗的神色，开始躲避別人的逼視，但是，他还是控制住自己，指望着能摆脱窘境。

“你这样重視这封信真是徒勞無益，”他說道，“在和亲人的通訊中我总是好說笑話的。”

“你要人怎样理解这个笑話呢？”我問，接着就讀道：“亲爱的媽媽，可不要把面包皮扔掉，烤干了寄給我。我們每人总

共只領二百公分。”

“‘总共’多少？”团小組長大吃一惊，把信搶了过去。

“我本来想写每頓飯二百公分，但写錯了。”

“关于面包皮也是你写錯了嗎？但願你不再妄想瞞过旁人了。我已經到过你們的食堂。食堂的菜單虽然簡單，但是大家都能吃得飽飽的。”

“我写面包皮是为了表示我过得很可憐，好使媽媽多寄点錢来。”

“你收到她多少錢？”

“每月三百盧布。”

“怎么，也收到母亲的？”拉克齐昂諾夫問道，他停止了讀信。

“难道还有別人帮助茹科夫嗎？”

“怎么沒有！拉婭伯母每月从沙赫提城給他寄二百个盧布。此外，他每月还領三百个盧布的助学金。”

“再加上齐娜的二百盧布。”我补充道。“当然，你会願諒我終归还是不得不說出她的名字。每月共一千个盧布。但是你却乞求你媽媽給你寄面包皮……”

茹科夫無言答对。

“‘年近了的媽媽’，‘可憐的拉婭伯母’……你的这些温存亲热的話語，大概只是为了多騙一点錢吧？”

茹科夫知道 he 已落了網，于是就滿不在乎，拉下臉来。

“你不要給我講什么道德品質！”他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生活目的，每一个人应当只尽全力为自己。”

茹科夫抱怨地說着，但不知何故却又低声自語。不过我还是聽見了，这使我想起了年輕的貪財鬼拉斯齐揚克。在巴尔扎克笔下的一大串形形色色的人物中，这个生动的形象鮮

明突出。卑鄙下流——这就是在他的生活和行为中主要的和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但是，拉斯齐揚克在那里，在巴黎的高等妓女社会中，在那一群維特林、戈布謝克、紐西仁当中是非常合适的；但在这里，他和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在一起，和这个在每一个意念和行为中都是十分輕信的、純潔的共青团小組長在一起，就显得十分别扭和不倫不类。但是，这种輕信結束了。拉克齐昂諾夫剛一讀完信，他的拳头就令人害怕地紧握了起来。茹科夫決定不再忍耐下去了。他站起来說道：

“我想这段談話只算是我們之間私下的談話吧！”

“为什么？”

“因为整个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社会意义，只不过涉及到我本人、我的亲人和我的朋友。这是一。第二，”說到这兒，茹科夫停頓了一下，接下去已是低声地、不再猖狂地吐出了最后几个字：“我可憐我的媽媽。”

“你可以放心，在沒有和你媽媽談这件事以前我們一个字也不会發表的。”

于是这封可哀的信又回到了莫斯科，我开始在首都城郊各处寻找“維木愛”居住区。后来，我找到了这个居住区，母亲也就收到了兒子的信。母亲在讀这封信的时候，滿臉通紅，眼淚潸潸。她安靜下来之后，把自己兒子的經歷告訴了我。我听着她的講述，开始明白了在苏联一个很好的家庭里怎样会出现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齐揚克的道理。

当然，原先出現的不是拉斯齐揚克，而是一个正常的孩子。母亲溺爱这个孩子。虽然她本人也是个教师，也清楚地知道应当怎样教育別人的孩子，但是对自己这个独生子却嬌生慣养。結果，这个兒子开始感到整个世界是为他一个人而

創造的。母亲并不糾正他的这种看法，而当他長大成人后，糾正也晚了，因为列昂尼德·茹科夫已成为一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了。

全部原由就是如此。正如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兒子長成了一头猪。

晚上，我辞別了列昂尼德·茹科夫的母亲，回家来写这篇短文。我拿起了笔，因为我深信列昂尼德·茹科夫的这段可悲的經歷，不只是关系到他本人和他的亲人，而是有着極其广泛的教育意义的。

譯者附記：本文原題为“塔干罗格的拉斯齐揚克”，拉斯齐揚克是巴尔扎克小說中的人物，是个典型的食財鬼。

（王槐曼譯自“小品文集”，苏联作家出版社1953年版）

## 他这样說：“不願意！”

斯·那林亞尼

尼娜是在伏尔加河畔一个小城里出生和長大的。無論在工作中或俱乐部里，到处都看得見剛毅、机敏的尼娜。当然，共青团員們就选她做共青团区委会的委員了。

万尼亞也是在这个小城里出生和長大的，并且也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被共青团員們选进了团区委会。

她和他都挺年輕。他們天天見面，也就漸漸相愛起来，这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万尼亞·斯馬庚覺得尼娜·依万楚克是世界上最漂亮、最美好的姑娘；而尼娜則認為，在他們那个城市里再沒有比万尼亞更聰明、更穩重的人了。尼娜和万尼亞之間的关系是非常和睦而亲密的。在城里，大家都把他們看做一对未婚夫妻。区委会的同志們每天都等待着請帖，打主意用喜酒把他們灌醉，然后一齐朝着他們友爱地大叫：“苦啊，苦啊！”<sup>①</sup>

同志們在等啊等的，但他們老不結婚。表面上看来好像沒有什么变化。这对爱人仍旧像先前一样，一塊兒度过工余時間，彼此相亲相爱，又很体貼入微……但这也只是表面而已。未婚夫的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看出了他的心情并不是那样平靜。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折磨着他，使他悶悶不乐，但那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他对誰都沒說过。这样过了一年，兩年，

---

① 俄羅斯的民間風俗，在举行婚禮時，賓客們大聲喊着：“苦啊，苦啊！”這時，新郎和新娘就要接吻。——譯者

三年，最后，万尼亞实在忍不住了，决心用紙笔傾吐自己的衷情。他把自己所写的那封信叫做“关于我的爱人”。

“我非常深厚而真挚地爱着尼娜，”他写道，“她也曾多次对我說，她热烈而真诚地爱我。我們在一塊过得很好，簡直看不見自己幸福的尽头。可是，我对她的人生观并不完全滿意，有时她对团区委会的工作十分輕率。有一回她甚至这样宣称：她很想把共青团区委会的工作扔掉不干。

‘大概你很吃力吧？’我問她。

‘不，只不过是懶得去做罢了。’她回答說。

我曾長期地、多次地和她爭論过关于一个人对培养他、教育他的社会应負什么責任的問題，虽然尼娜仍像先前那样时常表露出自私的觀點，但我觉得，她会逐漸克服这个缺点的。可是，她沒有克服。

‘嗯，要是你調到莫斯科、列宁格勒或高尔基城去工作，那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跟你一道去。老是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她說，‘真沒意思。’

尼娜这样輕蔑地称呼我倆在那里出生和長大的城市，我感到很难受，但我又一次地原諒了她，因为我太爱她了。

春季里，她說，只要我們一結婚，她馬上就扔下工作不干了。

‘为什么？’

‘我要为家庭和自己来生活了。’

‘可是你是在学校里，在高等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呀！’  
看样子，我的話並沒有深入到她的腦子里去。

夏季里，她說：

‘嫁給你总是值得的，因为你有管家的天才。你現在还是个單身汉，可是家里已有家具和縫紉机了。’



秋季里，她提出了最后通牒：

‘我們結婚后，一定不和我們倆的父母住在一起，也不給他們錢用。要是你每月能掙上三千盧布的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當然，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同意這種看法。愛——這對我來說是最主要的東西。如果我們彼此真心相愛，那麼幸福就到处伴隨着我們；不管是在城市或在鄉村，不管有家具或沒有家具。而照顧自己的父母，這無論什麼時候都是應該的，不管你每月掙三百盧布或是三千盧布。”

萬尼亞·斯馬庚把他所想的都寫給我們了。這也是他想把自己的未婚妻引上正路而對她說過的話。但是，尼娜好像仍與先前一樣，不願意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位未婚妻不僅變得處處為自己打算，而且還挺狡詐。在去年秋天，萬尼亞碰上了個情敵。這是從軍隊里來的共青團員馬凱東·西杜什金。可憐的未婚夫深深受着嫉妒心的折磨。最後，他再也忍受不住了，就質問自己的未婚妻：

“你這是干嘛？當真的嗎？”

“嗯，你怎麼會這樣想，難道我真會和馬凱東好嗎？”尼娜答道，“他頂多不過是個少尉。”

萬尼亞這時不僅為自己懊喪，同時也為馬凱東難過，他說：

“愛的應該是人，至於官銜——那是不值一提的。他今天是少尉，明天也許會是少校的。”

“好一個明天啊！”尼娜答道。

到底是馬凱東·西杜什金聽到了這次談話，才了解尼娜的為人呢，還是沒有聽到這次談話就看透了她，這很難說。但是他們的友情很快就結束了。馬凱東不再請尼娜去看電影